

流感

关于都市里的人们

王蕾 /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流感

关于都市里的人们

王蕾 /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感:关于都市里的人们 / 王蓄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74-1880-2

I. ①流…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6469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5.75印张 22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自序

influenza，流感，不是那个我们所认识的感冒。

某一天，我们在不知情的前提，无意中经由不同的方式，比如和一群同样不知道得了流感的人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午餐时光。或者待在一个被病毒感染的小空间里并且超过了二十七分钟，健康的我们不知不觉地也就被感染了。任由这些细微的家伙迅速地侵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皮肤、血液和正在忙碌着各自重要使命的体内器官里。

我们的身体逐渐开始出现各式各样不同于以往的异常。这台机器变得像是小巷深处老旧的木门一样，在推门之间吱吱呀呀、在狂风呼啸的深夜里低吟哀鸣。

我们发现自己的呼吸开始不那么舒服，平常几乎感觉不到的普通气流在进入或者离开与之对应的器官（喉咙、鼻腔）也需要厮杀一场。呼与吸之间的碰撞加重了刺痛，一切习以为常变得困难起来。我们剧烈地咳嗽，扁桃体开始出现炎症，曾经的美味此

刻再也无法打动我们，所有简单的吞食下咽都变得异常艰难。我们的体温有可能升高到 39 度甚至以上。在气温计冲向一个又一个更高的数值时，寒冷在不知不觉中袭来，头开始剧痛，所谓清醒也是稍微头痛变轻后的昏昏沉沉；全身的肌肉酸、痛，没有一点力气，走路需要强大意志力的支持，否则时刻会瘫倒下来。

这些身体所能感知到的难受都是流感带来的恶作剧，像是一滴又一滴黑色的墨水倒进了一杯水里，一丝一丝地将原本的透明清澈染成了深色，清澈再也不见；而我们的心里也忘记了微风、与所爱之人的对话以及舒适有趣的生活，唯一能让我们温暖的，是一杯温水、几粒药片和一张柔软的大床。

已经转为病人角色的我们，因为客厅里的琐事或者写字间里压得喘不过气的工作拖延着，并没有立即冲进医院。就这么拖延着，似乎一切可以很快便能好起来，烦恼终将消失，一觉醒来宛如昨日，有力气奔跑、有力气微笑；但恰恰相反，我们依旧昏昏沉沉，怀念着那个生机勃勃的自己。

忙乱中，我们凭借自己的认知，四处寻找并吞下一颗颗不同颜色、不同功能、对或者不对的药丸和冲剂，期望它们可以在一瞬间发生奇迹般的作用，恢复成那个有力气有食欲有兴趣做什么继续过着普通一天的自己。

我们虚弱、头晕、无力，但仍然靠着给自己的精神催眠，活动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炎症伴随的节奏型喘气、咳嗽、阵痛，一会儿发热一会又感到寒冷。于是，在某一刻，整个人终于垮了下来，像老去的迟暮之人、像正在死去的癌症晚期病人。流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继续蔓延着，引发出我们身体里各种各样更加严

重的问题。比如，有些变成心脑血管急症，有些变成肾衰竭，甚至某个我们出现了神经系统损伤，几天之后导致了这个鲜活生命的结束。是的，我们说的是，流感带来的死亡。

借助偶尔了解的知识，我们中的一部分患者仍然在自负地使用各种中西医药物和抗生素。他们也并不知道这些色彩斑斓的药物或许对流感病菌没有任何效果，也不知道滥用的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里出现耐药的菌株，给自己埋下更大后患。

在病情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另一部分患者继续与周围的人共食握手，在封闭的空间里接触、对话、接吻、上床。于是，流感开始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里传播了。不到一天内，病毒被不同的人群带至不同的空间，潜伏并伺机爆发。

和流感病毒一样，情欲、肉欲、失去、贪婪、脆弱、无法释怀滋生了这个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病毒温床，并感染了行走期间的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

于是，病毒又进一步传播开来，直到我们每个人都被它所感染。

在等待红灯的时候，神志不清地紧握方向盘；在深夜里无法入睡，病毒变成一些人的样子在我们心里隐隐作痛；甚至，在不经意的对话中，病毒会借助某个词汇，让我们哑口无言、泪流满面。旋律、气味、触感，甚至一场雨，都让我们失去光彩，一瞬间被拉入一个叫恐惧的深渊里，那里看不清模样的徘徊者撕扯着我们，直到一切喜悦、平静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记忆像一副X光片，呈现着不规则散布的斑点和肢体的轮廓，被挂在某个锁起来的房间里。有时候，我们拿着钥匙小心翼翼地

打开门，按下了观片灯箱的开关，只为看看那些光片上的早已不在的人们的骨架和他们病理变化的各种斑点；而有时候，我们会在深夜里醒来，那副X光片却变了样子，骨骼在生长、斑点在游走，分不清到底这是谁拍过的片子，任由它张牙舞爪地震慑在我们的眼前。

流感，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一副又一副不同时间的底片，存放于每个人脑海里的观片灯箱上，变幻着。0.01 到 100 埃的波长，记录着我们生病的样子，却已经被这不堪的记忆搅得混沌不清了。

王蕾

2016 年 5 月 17

此刻屋外下起了小雨

少华（本书插画作者）

以前我很想弄明白，为什么我的世界会存在很多我想不通搞不明白的物质关系；这些复杂而且不明确的关系，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未知的，或者说是一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答案。

当周围的人就某些关系向我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会想很久。因为面对“答案到底是什么”而产生出巨大的恐惧，尤其是想到了被安放在我幻想中的答案，我会感到更加孤单。

是的，我想寻求释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坦然的、令我信服的答案。于是，我只有努力地不去想，因为我真的害怕。

色彩多样化的世界里有我幻想的未来、我的朋友，还有我对这个世界无知的看法。

什么时候我可以知道正确的答案？

我真的很想知道，巨大的恐惧、孤独感觉令我很难受。所以，

一直以来，我都在用笔勾绘着幻想中的答案。

或许，你看到了？

路灯暗了，靠着床头上暗的灯光，这个大雨的夜晚，对照这些重复看了好几遍的故事合集，我想了很多。应该怎样来表达对于这个虚拟世界人物的看法？我脑海中有黑色、有白色、有绿色，也有涟漪形状的图案，有开始往下压得很重的笔锋，也有不敢下手的困扰。真的很难，用我的色彩世界和色彩的形状来告诉你，什么是我所认为的答案。

如果你能理解我对世界的想法，我将会很欣慰。

因为我在展示“他”“她”和“它”在这个世界的组成方式，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复杂的情感，包括希望和绝望两个不同的部分。但有时候，随着不同的故事走进去，真的会跟我幻想中的答案交织在一起，我会沉进去。

不要烟花、不要星光、不要任何东西，只要问问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许在昏昏沉沉的一刹那得到梦幻般的美好，是最令人安慰的。画面是我唯一可以来掩饰和表达最深处复杂情感的工具。这个世界有时候变得太真实太残忍，即使没有看见，也能听见，我还在衡量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接受。

2009年12月26日，傍晚，北京下了很大的雪，零下十几度，我拖着很重的身子漫步在一条几乎没有声音的街道（到底是没有人、没有声音，还是在我的记忆中，声音被我抹去了，我真的不记得了）。阴暗的不远处，一位大叔拿着笔在画一个缩起身子的乞讨者。而那个乞讨者也眼睛睁睁地看着我们。他似乎没有力气，看着看着，我和乞讨者便对视了。

他想说什么？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真的很想说什么，他冷得全身在发抖，我很想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的家在哪里？

但是我没有走过去，画画的大叔一句话也不说，安静地画着，那些笔下的画面很真实。

有时候，有些画面看得久了，脑子里面就都成了那些画面。这个世界太真实了，令我害怕的画面会存留很久。

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有太多思绪：画画的这位大叔在想什么？他在画什么？他画出的是物质、精神还是代表了物质和精神的一种真实？

也许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物质世界关系的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些那些复杂的关联？

物质表达了这个社会的变化，这些存在令我无法理解，或者，我该睡了，于我之外的世界的色彩，在很深的夜里已经一点一点蔓延了开来。

2016年5月

重庆

目 录

年轻	1	邀请函	89
水滴	11	维生素	99
早点	19	巧克力	111
纪念	29	百乐门	119
蝴蝶	39	天坑	127
镜子	47	血管	137
梅雨季	57	猫	147
DOUBLE	65	HELLO KITTY	155
可乐	73	后记	165
箱子	81		

年 轻

沈小姐的长相不是很惊艳，我们这么说，仅仅是说她在白天不算非常漂亮；不过，夜晚的时候，化了稍微浓一点的妆容、穿着能突出自己身体特征并裸露出一部分的衣服时，她的样子还是非常令人心动的。而沈小姐也知道自己的优势，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适时地用微笑、眼睛和身体抓住别人的心——当然，我们说的是如何抓住大部分男人的心，还有极少部分女人的心。

沈小姐在中午十二点醒来，屋子外面下着小雨，她拉开帘子站在窗台边看着外面。像往常一样，此刻她还有点麻木，1分钟、5分钟甚至10分钟，她可以呆呆地看上很久。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借由这另一个世界和它所承载的嘈杂，她可以一点一点回到已经习惯了的现实生活里。

楼下是条不太宽的马路，稀稀疏疏的两排梧桐树在经历了昨晚的风雨之后，落了一地的叶子。绿色、黄色和棕色的叶子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路边，和纸屑、塑料袋和其他被遗忘在路边的东西，一起浸在低洼的积水里。沿街商铺不算多，都很居家，有小餐馆、包子铺、24小时便利店、干洗店、五金杂货店、理发店和一家宠物医院。街头有一家快捷酒店，很晚回来的时候，沈小姐总把酒店的招牌灯当作给司机指路的标志。街尾有一个菜市场，早晨熙熙攘攘，黄昏忙忙碌碌。这些店啊、场啊，养活着包括沈小姐在内的很多人。

沈小姐喜欢白天的时候在家里的卫生间里洗澡。这样的淋浴让自己感觉很健康、很年轻，开着浴霸加上自然光，手机放着音

乐在淋浴房外，非常有安全感。这半个小时的淋浴，也就是连续播放七八首歌时间，有在自己家里的归属和自在的放松感。浴后，沈小姐舒服地裹着毛巾回到房间，开始整理整理自己，涂涂润肤露，然后在屋子里无遮无拦地用那台比拖拉机还要吵的吹风机吹干自己的一头浅棕色的长发。插头距离镜子有点远，沈小姐不得不半弯着腰侧着头。顺着自己的眼睛，沈小姐可以看见自己的胸。那里的衣服塌下来，自己可以清楚地看进去，像楼下刚蒸好的豆包，圆圆的鼓鼓的乳白色，也像蛋糕上软软的奶油，很好吃的样子。

沈小姐打开手机登上微信，看了看留言和姐妹们的动态，有人做了新指甲、有人追了新的电视剧、有人逛街试衣服、有人转转自我激励的鸡汤文字。熟客也会上来聊几句，沈小姐一般都会对自己喜欢的客人发些更新的自拍过去，跟一个嘴唇或者一颗红心的对话图标。

房间里太过安静，沈小姐想放点音乐，换了好几首之后终于找到了一首钢琴曲，听上去非常舒服，旋律时而舒缓时而轻快，配合室外时有时无的小雨，优美极了。沈小姐想着家里的妈妈和弟弟妹妹、邻居新盖的房子、已经结婚生子的初中同学，到底是难过、怨恨。还是其他什么，郁闷地说不清楚。沈小姐觉得不能这样去想，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或者找人呆着。

屋子里有点乱，沈小姐似乎从郁闷的沉浸中找到了救命稻草，此刻，收拾房间像救护车一样准备拉着她离开这个狭小的空间。她迅速地 from 椅子上坐起来，摸了摸自己的脸，准备把所有脑袋里的琐事排空，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整理屋子这件事情上。整理，当然从整理衣服开始：哪些是日常穿的、哪些是晚上工作穿的，需

要归类放在一起。沈小姐是个爱打扮的姑娘，这个房间里按照单位统计，最多的应该是衣服；其次是熟客送的小玩意儿，从化妆品到纪念品，鞋子和包，比如仿 A 货的两款等名牌包，一模一样的各有两个。整理杂物和包这些东西比较简单，只要整整齐齐把他们收在该放的地方就好了，类似把多余的钱一定要存进银行一样；而收拾房间的愉快，能让她更加精神十足地忙碌上一个小时。

每一件不在衣柜里的衣服，她都要闻一闻，上面的烟味重不重、酒味浓不浓，决定着该不该洗一洗或者晾一晾这件衣服。虽然沈小姐自己也抽烟、工作环境也是烟雾缭绕，但是她每天都会带着一身清淡的香水，换上没有烟味的衣服出门。这间屋子里紧身 T 恤最多，各种颜色、图案、风格的 T 恤，大多数都是低开口的。不过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沈小姐很少穿这些低开口的衣服，还是爱穿那些有可爱小动物的家居服、更舒服的裤子，比如印着米老鼠或者小熊维尼的睡衣睡裤，甚至拖鞋都要有卡通图案。“我其实心里是个小姑娘，特别特别小”，沈小姐会依偎着特别熟悉的客人说这么一句，感受着客人像抱孩子一样抱着她。

脏衣服放在盆子里，穿过一次而且厚一点的外套挂在阳台上散散烟味，袜子扔在水池里，这是沈小姐处理衣服的一般顺序。手洗衣服虽然累人，但是轻薄的一件浅色衣服，沈小姐可以边听音乐边洗很久。不开工的时候，她很享受自己在家用手洗衣服（轻薄的、浅色的，当然），自己的钱包里有几张百元现钞，或者银行卡里数字越来越多，配合这些场景，想象着自己是个不用怎么操心未来的小媳妇，也不用担心外面的大风大雨。

然后就是沈小姐不太喜欢做的地面卫生清理。沈小姐很讨厌

扫地这种家务活，从小她看邻居的老妇人拿着大扫帚画着圈扫她自己家的院子，即便洒了水，也有尘土飞扬；看学校传达室的老头儿拿着扫把清扫教学楼前的空地，扫一会咳半天；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打工，要每天早中晚扫地、拖地。她痛恨这种过于简单的地面清理，这项工作，以及地面上随时会飞扬起来的灰尘让沈小姐置身一片污物里。无论是尘土还是积灰，都让沈小姐觉得自己永远都无法摆脱那一层灰蒙蒙的颜色。于是，只要是扫地，沈小姐一定选择用拖把，这种带着水的工具像一个巨大的水球，弹着跳着就可以吸走飘浮在空气里的所有灰尘。一阵忙碌之后，房间的地面印上了一片又一片水渍，反着光、升起潮湿之气。沈小姐这才松了口气坐在沙发上，后悔着自己先洗了澡，这下子背上又出了点汗。

当沈小姐有点懊恼地坐在沙发上，顺手整理沙发上的化妆品和零食残渣，思考要不要再去冲个澡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手机显示为本地号码，但不是熟悉的号码，沈小姐换上不温不火的声音接了陌生来电，原来是送快递的人。

换好了衣服匆匆到楼下小店代收包裹的地方取回快递，沈小姐边走边拆。包裹里面是一个用过的白色信封，依稀还有其他被涂抹过的字迹，上面也写着沈小姐的名字。信封里，是她花了100块钱找人做的新二代身份证，证件上的照片还是两年前那张，沈小姐留着短发，干干净净地看着镜头，白色立领的衬衫，像个写字楼的上班族。这次的身份数据是：1986年10月1日生，有效期20年。沈小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至少，她又可以再年轻4岁。虽然假证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晚上出门的时候，怕跟